

赖碧强 编

《故事林》精品丛书

少年儿童故事

想有一个好爸爸

● 打工历险记

● 智擒通缉犯

● 护衣使者

● 可贵的真话

● 迟来的忏悔

1287.5
8

P

《故事林》精品丛书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CIP) 目次

有一个好爸爸：少年儿童故事，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福州，1997.5

（件丛）
赖碧强 编
ISBN 7-5310-2325-4

少年儿童故事——中国第一套儿童文学名著丛书——中国第一套

少年儿童故事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CIP) 数据编号 (5001) 第 030883 号

想有一个好爸爸

爸爸，我有一个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有一个好爸爸：少年儿童故事/赖碧强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1. 5

(《故事林》精品丛书)

ISBN 7-80640-522-4

I. 想… II. 赖… III.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0669 号

想有一个好爸爸

——少年儿童故事

赖碧强 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5.375 印张 2 插页 13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522-4

I·368 定价：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智慧浪花

母鸡写英文

牛正春 / 2

黑鼠

王简划 / 8

小茜斗蛇

齐运喜 / 17

打工历险记

曹立峰 / 22

智擒通缉犯

贺红标 / 37

第二辑 纯真与意

生日礼物

许中高 / 44

送礼

翁志刚 / 48

童心无忌

叶林生 / 53

叫你吃点痛

孙学君 / 56

特殊家教

冯 婕 / 61

可贵的真话

吴友三 / 66

第三辑 花香情怀

手拉手

王自然 / 71

三天姐妹情

刘金涛 / 80

江边少年

杨学利 / 86

牛焕进城

杨学利 / 90

一枚两分硬币

袁雪芬 / 94

第四辑 五彩校园

两只海狮表	汤 雄/98
护花使者	龙江河/106
送我一张贺卡吧	钱 岩/111
不愿参加联欢会的父亲	陈世勇/116
迟来的忏悔	龙江河/120

第五辑 我爱我家

代父补过	王同全/130
两个条件	翁志刚/141
想有一个好爸爸	牛正春/149
圆圆的月亮	王松平/156
叫声妈妈泪花流	陈志荣/160

编后记	赖碧强/167
-----	---------

《故事林》精品丛书
想有一个好爸爸

第一辑

智慧浪花



母鸡写英文

●牛正春

母鸡写英文

2

淮北汴河北岸有个金桥镇，镇里有一对中年夫妻，丈夫叫杨百善，妻子叫赵秀英。他们有一个独生女儿叫杨桂芬。一天杨百善在市场上买了一尊瓷造的工艺品财神爷，回家放在当门的大桌子上，希望财神爷能帮助自己致富发大财。

近几年遇到了好年头。杨百善承包上地收下的粮食吃不完。他本人又是个木匠，农闲时在家门口收购木材，每收购一卡车木材就运到城里木材公司，交给当经理的表哥出售，一趟下来能挣个千儿八百元。家里的草房变成了瓦房，还买了一辆四轮大卡车，雇着司机，今年女儿杨桂芬又考上了县里重点中学。望着兴旺的家庭，赵秀英认为这是家里的财神爷显灵帮忙了，便产生了迷信思想，每当农历初一十五她就给财神爷磕头烧香。

杨百善钻进钱眼里，只想进不想出，在收购乡亲们的木材时压级压价，当时只记账不付现款，直到他把木材运到城里卖掉后，人家上门讨个三趟五次他才付款。

这一天杨百善又是没花一分钱在家门口收购了一卡车木材，运到城里木材公司又让表哥给卖个好价钱。中午在酒店里摆了一桌酒席请客，杨百善心里高兴，自己就喝了多半瓶古井贡酒。回来的路上，他靠在司机身边抽着香烟算着细账，卖的这一卡车木材，去掉一切开支净赚两千多元。由于他一时兴奋，便去夺司机手里

的方向盘学开车,司机见他醉眼朦胧,就不让手里的方向盘。哪知杨百善发了酒疯,红眼珠子一瞪像恶狗,用力去夺方向盘,疾驰的卡车向一边飞去,栽进路边两米多深的沟里,造成司机重伤,杨百善当场死亡。

办完丧事后,上门讨木材款的乡亲看见赵秀英母女俩仍在悲痛之中,他们没好意思开口。一个个悄然离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秀英母女俩逐渐消失了悲痛,生活恢复了正常,讨木材款的乡亲又都找上门来。赵秀英又是哭又是喊,装疯卖傻,口口声声说账单不见了,卖木材所得的现金也在出事时没有了,她是想赖掉这笔账。

俗话说:“父欠子还,夫少妻给”。讨木材款的人哪愿意白搭木材不要款呢?他们也没被赵秀英的伎俩所吓倒,而是采取不逼债不放松的办法,三天两头上门讨债。赵秀英想来个金蝉脱壳,见讨债人来了就东躲西藏。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讨债人白天找不到赵秀英,夜里几个人去敲她家的门。一人为私两人为公,她也无法说人家心术不正,大人不在有孩子。孩子天天要上学,讨债人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里找杨桂芬讨债。杨桂芬在学校里有时被几个学生围着要钱,逼得她抬不起头来。她回家哭着对赵秀英说:

“妈妈,你就把爸爸少人家的钱还了吧。我在学校里,同学们向我讨债,我实在没有脸面上学了!”

赵秀英却安慰杨桂芬说:“孩子,你忍着点,反正是丢人不丢钱不为破财。以后谁要再向你讨债,你就说你爸爸出事故那天,账单和卖木材的现金都不见了,让那些讨债学生的家长找我!”

杨桂芬知道妈妈要赖账到底了。根据自己的回忆,爸爸出事那天妈妈从一个公安叔叔手里接过一个黑包。这个黑包就是爸爸在世时随身携带的。妈妈把那只黑包锁在箱子里了,有时夜间还

開箱子取出包里的東西看。包裡是什麼東西呢？

這天楊桂芬幫媽媽洗衣裳，發現口袋裡有鑰匙。在媽媽去街上買菜時她偷開了箱子。箱子里還放着爸爸用過的那只黑提包。包裡有一個筆記本，本里夾着三萬元的活期存款單，再翻看筆記本，本里有爸爸生前記的所欠人家最後一車木材款的人名單，楊桂芬心裡一切都明白了。媽媽還不還賬，自己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天中午放學，楊桂芬剛走出校門，一個學生從她身後追上來指着她大叫：“楊桂芬，你媽啥時還俺的木材款？你媽媽想賴賬，可你是個三好學生。這三好學生為啥就不能發揮點作用？”

楊桂芬無言以答，只是紅着脸低着頭往前走。這時前邊又有三個男孩子回過頭迎上來，他們都是受家長的囑咐向楊桂芬討債。也知道她身上沒有錢，三分討債七分戲弄，為的是讓楊桂芬給她媽媽施加壓力。他們一邊圍着楊桂芬一邊唱起自編的兒歌：

楊百善，把木材販，
開車闖進閻王殿。
欠人的錢，他不還，
死後也是一個大壞蛋……

楊桂芬氣得淚水嘩嘩往下掉，幾個孩子還是嬉皮笑臉地唱。她擦一把淚哭喪着脸說：“你們唱吧，我要去對老師講！”她轉身向學校跑去。在校院裡楊桂芬迎着準備回家的班主任，她無法張口告訴老師人家向她討債的事情，便低頭跑進教室裡捂臉痛哭一場。

楊桂芬哭夠了，覺得時間也不早了，估計唱兒歌的孩子也該回家了，她擦干臉上的淚水離開教室，當楊桂芬走出校門不遠，唱兒歌的幾個孩子從玉米地裡鑽出來，她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害怕，轉頭又想回學校躲一會，可是學校的大門已被傳達室的王老头鎖上了。進不了學校又無法回家，又往哪兒去呢？楊桂芬站在學校門口

愣了一会,看见校门旁有一条小道,她顺着小道走下去。

过了中午,赵秀英摆在桌上饭菜早凉了,也不见女儿放学回家吃饭,心里好焦急。她骑着车子去学校找。下午学校已经开始上课了,全班的学生只缺杨桂芬一个,她能去哪里呢?

晚上杨桂芬还没有回家,当妈的害怕了。赵秀英不往好处想,认为女儿被讨债人绑架做人质了。做人质也要有人给报个信呀。最后她跪在财神前祷告一番,让女儿平安回家。这一夜赵秀英没有合眼。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早饭后仍不见杨桂芬回家。赵秀英再也沉不住气了,她要去派出所报案,走到半路上时,猛听身后有人喊“妈妈”。她回头一看,却是女儿带着姥姥来了。原来昨天中午杨桂芬被讨债的学生逼得回不了家,顺着小道去北庄她外婆家去了。在外婆家过了一夜,姥姥今天把她送回家。

见了女儿与老母亲平安地回家来了,赵秀英心里太高兴了,回到家先给财神爷磕了个头。看看天不早了,赵秀英拎着篮子问母亲中午想吃什么菜,老母亲说年龄大了,牙齿不好,别的肉类不要买,只想喝清炖鸡汤。赵秀英满口答应。

赵秀英挎着一篮子青菜拎着一只母鸡从街上来了,身后跟着四五个讨债人,吵吵嚷嚷说她没有钱还账还买鸡吃,今天中午不走啦,她吃啥人家跟着吃啥,不让吃就得给钱还账。

母亲看见女儿被讨债人逼得直流汗,从身上掏出包钱的手绢卷儿递给赵秀英说:“钱不多,谁急等着用钱就先还谁。”

赵秀英刚把钱卷儿接过来,就被一个讨债的人夺去了,几个人又是一轰而抢,他们打开一看才几十元钱,又还给了赵秀英,不够哪一家的,讨债人夸杨桂芬的姥姥是个通情达理的开明老人,为了让老人家走闺女能吃个安静饭,讨债人说改日再来,便纷纷离去了。

讨债人一走，赵秀英把大门上了门，怕再有人来家讨债。她又忙着杀鸡，老母亲数落女儿不还账。赵秀英挨妈的批评心情不好，将杀死的母鸡往地上一丢，便进屋端盆准备倒热水退鸡毛。被杀的母鸡在地上蹦跳着，脖子上的鲜血洒在水泥地面上弯弯曲曲，几分钟后才死去。杨桂芬一手拎着杀死的母鸡，一手拿着一个鸡蛋，惊喜地喊叫着：“妈妈，你快来看呀，这母鸡临死时还下了一个蛋！”

赵秀英很惊奇，接过来一看，还真是一个鸡蛋，还热乎乎的呢！老母亲这时对女儿说：“秀英，这只母鸡一定是上一辈子欠了你们的债，死了还要还清。”赵秀英没吱声，红着脸在拔鸡毛。杨桂芬这时望着地面上的鸡血又是一声惊呼：“妈妈，姥姥，你们快来看呀，这鸡临死还在地上写字！”

杨桂芬的喊声把妈妈和姥姥都惊动了，她们都来看。姥姥看后说她识字，赵秀英看了一眼笑着说：“哪是什么字，滴滴答答的血就像称钩儿。”杨桂芬却认真地说：“妈，你不懂，这是英文！”姥姥这时帮腔说：“英文就是秤钩儿文。现在的学生都学外语。桂芬，你念给俺听听母鸡临死写了什么？”

杨桂芬拿出纸和笔按照地面上的鸡血写着。念起来：“上辈少你一文钱，这辈还你一个蛋，两不欠。”

“哎哟，这母鸡上辈子欠了你们家的钱，这辈子它托成个母鸡，临死也要下个蛋把这债还清！”姥姥说：“所以呀，活人都不少活人的钱。”

杨桂芬这时接着说：“妈，如果真是这样，咱欠人家那么多的债，爸爸下辈子要托成母鸡下蛋还人家，还不把屁眼子累烂！妈妈死后也要变鸡下蛋的。妈，我可不想变鸡！”杨桂芬说着眼圈红了，竟闹起了姥姥。

姥姥看见外孙女真哭了，自己也动了感情掉了泪。她问起女

儿赵秀英到底还欠人家多少钱的债，是怎么打算还账的。赵秀英没有回答母亲的话，而是看着地上的鸡血，将信将疑。因为她从小同母亲去外婆家时，也多次听姥姥讲过类似的故事——从前有一个人欠了邻居家十文钱不还，这个人死后变成了一只母鸡到了邻居家，专门吃虫子不吃米，每天照常下一个鸡蛋。一直下了十个鸡蛋，以后只吃米不下蛋。以后主人生了气杀死鸡。那只鸡在临死时在地上蹦跳着写了字，内容也是上辈少了他的十文钱，托成母鸡生了十个蛋还清了账，互不欠。这是老辈人教育晚辈人不要赖人家账不还的。赵秀英本来就有迷信思想，看看地上鸡血弯弯曲曲如秤钩儿，有点相信，但她还是让女儿去把对门的高中生赵大杭找来看看。

叫赵大杭的高中生来了，他认真地看看地面上的鸡血，说是英文，赵秀英让他念念。他念道：“上辈少你一文钱，这辈还你一个蛋，两不欠！”赵秀英现在相信了。她让大家不要声张，让母亲做饭。她心一横牙一咬拿出了箱子里的存折，去银行领了存款。又让赵大杭写了一张还款通知贴在大门墙上。当天下午就有讨债户看了还款通知，于是一传开都来了。赵秀英拿出丈夫生前的记账单，一次还清了债款。

从此之后，杨桂芬在学校里再也没有人向她唱讨债儿歌了。她专心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几门功课都考了100分。赵秀英的心情也特别轻松了，在人前人后也能抬起头挺起胸了。一天那个高中生赵大杭对赵秀英说，她上了杨桂芬的圈套了。那只母鸡临死洒的血不是英文，下的蛋也是杨桂芬从姥姥家拿来的。原来那天杨桂芬被讨债学生逼得无法回家，只好去了姥姥家，姥姥听了外孙女的哭诉后，便同杨桂芬合计演了动员赵秀英还债的一出戏。赵秀英听后恍然大悟。她想去打女儿，又一想母亲和女儿做得并没有错，虽然家里的存款减去一些数字，却都是人家应该得到的钱，再说自己有现在这么好的心情也值得。自古说，还债如割痛，还真是有理！

“黑鼠”

●王简划

杨浩健和魏康俊既是邻居，又是同班同学。过了这个暑假，他们就升五年级了。

夏天到了，天气酷热难忍。杨浩健和魏康俊可一点儿也不怕热，午后一点钟光景，两人便穿着背心、短裤，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城乡结合部的农田边、山坡上捉蟋蟀。

他们在草丛里、砖堆中翻寻着。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已经捉到了二十来只蟋蟀，装蟋蟀的小竹筒放在一只塑料的食品袋里，鼓鼓囊囊的。这时，他们的背心和短裤都已被汗水浸湿了。

突然，杨浩健在山麓的乱草堆里发现了一只棕色的皮背包。“康俊，快来看，这儿有只包。”说着，他已俯身拾起。

听到喊声，魏康俊疾步走了过来，见杨浩健手中拿着一只皮背包，他走上前，从杨浩健手中取过皮背包，觉得沉甸甸的，正想解开包的搭钮，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了阵阵雷鸣，随之，闪电伴随着狂风袭来。“浩健，快跑，要下雨了。”魏康俊喊了一声，拉着杨浩健就跑。

他们气喘吁吁地跑着，在穿过市区时，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钻进一旁的商店里躲了一会儿，回到家时已经四点多钟了。

他们坐在杨浩健家院子的石阶上。魏康俊打开那只棕色的皮背包，里面有一包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沉沉的。他解开一看，全

是白色的粉末，像石灰粉似的。

杨浩健凑上去看了看，随手拿过那包东西，胡乱裹了几下，扔在院子的角落里。之后，他又拿起那皮包，说：“这包倒不错，明天我们就用它装蟋蟀去天清庙吧。”

“浩健，这、这……老师不是说拾到东西要……”魏康俊喃喃地说。

“嗨，这包里又没啥值钱的东西，只不过是空包一个，交不交公还不全一样。”杨浩健不屑地说。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到天清庙。这里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有点像南京的夫子庙，卖服装、花鸟鱼虫、旧货古玩的等等什么都有，最多的还是那各种风味的小吃摊，一个连着一个，摆开了一字长蛇阵。

西北隅是专卖花鸟草虫的市场，上午十来点钟这儿已是人头攒动。杨浩健和魏康俊在人群中挤着，他们要找人斗蟋蟀玩。突然，有人在后面轻轻地拍了一下杨浩健的肩头。杨浩健一愣，转头一看，见是一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中等个子，皮肤黑黑的，戴着一副墨镜。

杨浩健说：“你干什么？”

魏康俊听到声音，也停住了，回过身来。

“小朋友，来，到一边去，我有事要对你讲。”长发青年面带笑容说。

杨浩健和魏康俊面面相觑，然后，就随那年轻人走到一家店铺的墙角处。“小朋友，你这包是哪来的？里面那包东西呢？”年轻人轻轻地问着，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

杨浩健和魏康俊都怔了一下，互相看了看。杨浩健说：“这包是我们拾来的，你怎么知道里面有包东西？”

年轻人显得有些激动，说：“这包是我掉的，我当然知道啦。”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这包就送给你们吧，可里面那包东西我有用，你们快还给我。”说着，他神情紧张地盯着杨浩健。

“好，这包也还给你好了，那东西在我家的院子里，你跟我们一起回去拿吧。”杨浩健说着，就要把那皮背包里的蟋蟀竹筒拿出来，将包交还给年轻人。

长发青年连忙说：“不，不，这包我不要了，我现在还有事，也不跟你们回家去拿。这样吧，今天下午三点钟，我在鹤湖公园西边大门口等你们。到时我会给你们很多钱买冰淇淋吃的。”

“好吧，这只包下午一起还给你吧。”杨浩健说着，拍了拍手中的皮包。

“好，不见不散。”长发青年说着，急忙走开，很快消失在人流中。

他们继续在人流中穿行着。蓦地，魏康俊开始觉得奇怪起来，他说：“浩健，这个包挺漂亮的，为什么那人不要这个包，而只要里面的那包东西呢？”

杨浩健说：“这没什么奇怪的，那人不是说过里面的那包东西他有用吗？”

魏康俊又说：“有用？对啊，我就因为这点才觉得奇怪的。喂，浩健，我们猜猜看，到底它是啥东西来着？”

杨浩健一只手摸着后脑勺，一口气猜了好几种东西出来——粉墙用的石灰啦、烧菜用的芡粉啦、治病用的云南白药啦……

魏康俊觉得杨浩健猜得不准，他似乎想起什么，说：“浩健，我曾在电视中看见有人贩卖毒品，好像叫海洛因，昨天我们在这包里拿出来的东西和它很像，会不会这人也是个毒贩子？看他那样子就不像是好人。”说完，他的神情变得有点紧张起来。

“哪里会是？电视中的毒贩子个个都拿着枪，杀气腾腾的。假如他也是个毒贩子，哪里还会笑嘻嘻地和我们说话？”杨浩健不以

为然地说。

魏康俊说：“那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说是海洛因，你说不是，看谁输了，输的人去抓 20 只大蟋蟀回来，怎么样？”

杨浩健一听，马上来劲了，他一拍胸膛，说道：“没问题，赌就赌，一言为定，到时谁也不能赖账。”他后来又急切地问道：“那我们上哪儿去问个明白？”

“派出所不就在前面吗？”魏康俊不等他说话，就拉着他回到他家里，急忙跑到院子的墙角，很快就在草丛中找到那包东西。魏康俊把那包东西装进那只棕色皮包里，就和杨浩健一起去派出所。

这时，杨浩健变得有点犹豫起来，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去派出所问，万一真的是海洛因，警察叔叔肯定会抓毒贩子。当毒贩子知道后，也就会认为是我们告密的，然后就会来报复我们。我早听说过毒贩子个个心狠手辣，为了贩毒，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我好怕……”

魏康俊笑了起来，对他说：“你不知道警察叔叔的厉害，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有警察叔叔在，我们还怕什么？”魏康俊说完，见杨浩健还是一动不动，就来了个“激将法”，说“浩健，你不是说过没问题吗？现在这么快就怕输了……”这一招果然真灵，杨浩健一听，马上就挽着魏康俊的手来到了派出所。

“小朋友，到别处玩，这儿是派出所。”一位年轻的民警以为他们是进来玩耍的，便张开双手要他们出去。

“叔叔，我们有事要请教。”魏康俊认真地说。

“喔，有事？来，进来说，进来说。”那民警笑着要他们进屋。

“我们昨天捉蟋蟀时捡到一只皮包，皮包里有包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海洛因……”魏康俊还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讲给那民警听，并将那皮包递给他。

那民警打开皮包，取出塑料纸包，解开后，仔细看着，并放在鼻

子底下嗅了一下，笑着说：“小朋友，这是芡粉，烧菜用的芡粉。”

杨浩健看了一眼魏康俊，想说什么。正在这时，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中年民警走了进来，见了他们，说：“嗨，小林，这两个小朋友来干什么？”

年轻民警说：“噢，张所长，他们捡到了一只皮包，交来了。”

张所长说：“哦，小林，包里有什么？”

“没什么，就是这么一包东西。”小林说着，将包东西递给张所长。张所长看了看，也确认是芡粉。但当他听说那长发青年要他们下午三点在鹤湖公园门口将这包东西交给他时，不由警觉起来。他又打开那包东西，仔仔细细地看着、闻着，最后还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张所长凝眉想了想，觉得这事蹊跷，便详细询问了那长发青年的模样、口音等情况。由于长发青年戴着墨镜，魏康俊和杨浩健说不出明显的特征。

张所长沉思片刻，觉得那长发青年可疑，但他还是很随和地对魏康俊他们说：“好吧，下午你们拿着这包去交还给他吧，没什么，你们做了件好事。”

这下杨浩健高兴得跳了起来。他拍着魏康俊的肩膀说：“这下你输了，二十只大蟋蟀一只不能少！”魏康俊只好点了点头，两人手拉着手回去了。

待魏康俊他们一走，张所长便对小林说：“小林，下午你带几个人穿着便衣去鹤湖公园西门看看，那长发年轻人也许是个缉毒对象。”接着他又说：“孩子知道了会紧张的，所以我不对他们讲明。”

小林点点头，领会了张所长的意思。

下午三点差十分的时候，小林和三位民警身穿便服，徘徊在鹤湖公园西大门对面的街道上，注视着门口的情况。

一会儿，小林看见魏康俊和杨浩健出现在门口，魏康俊手里拿